

經

學

通

論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禮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卽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記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爲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

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

高堂生所傳士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云禮止數儀禮

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注原

后氏戴氏劉敞曰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

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

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卽今十七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

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

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卽今禮記之中庸而志皆不稱經周官經

別附於後是班氏所云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志曰帝

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

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於孝宣世后倉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志云十七篇可證今本之誤與劉氏說正合而云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一篇與漢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云篇卷有同

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卽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爲鄭君之論丁晏儀禮釋注敘據此以爲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

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爲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

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

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餘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

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蒼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

義諸侯斂庶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畊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斂庶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諡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召穆篇風俗通引號諡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

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也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謂今儀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案據此則禮分爲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爲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書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卽高堂蕭孟后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爲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

者與禮合爲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經歧爲二軌鄭君三禮之學其閎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湛之三禮圖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爲定名矣鄭注諸經惟三禮有目錄周禮六篇依六官次序無異儀禮十七篇則皆依別錄儀禮疏曰其劉向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

元皆不從之矣禮記四十九篇鄭目錄皆引別錄曰此於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據鄭所引劉向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劉與戴聖年輩相近遠在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書而非馬融增人可知且大藝論明云戴聖傳記四十九篇鄭受學於馬融使三篇爲融所增鄭必不得統同言之而盡以屬之戴聖矣鄭奔喪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投壺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鄭云曲禮卽今儀禮鄭以此二篇當爲逸禮之正經而不當入之禮記當時尙無儀禮之稱故云曲禮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稍誤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自鄭君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兩禮於是漢代所尊爲禮經者反
列於後而周官附於禮經者反居於前禮記正義序曰其周禮見
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
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
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
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
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
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
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
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
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
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

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錫瑞案禮器中庸諸書所言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數後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六十與三百之數偶合遂斷以周官爲經禮而強坐儀禮爲曲禮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人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儀禮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不可據以周官爲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數偶合以儀禮爲曲禮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強坐爲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止存十七篇卽篇有數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數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漢志明以今之儀禮爲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強奪經名歸之周官而十七篇不爲經而爲曲與漢志尤不合漢志引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韋以周官爲禮經顏以儀禮爲威儀是主鄭說臣瓚以禮經爲儀禮非周官是不主鄭說經禮乃禮之綱曲禮乃禮之目周官言官制不專言禮不得爲儀禮之綱儀禮專言禮古稱禮經不當爲周官之目自鄭注禮器有誤六朝唐人皆沿其誤瓚說獨不主鄭而師古反是韋說以當時皆從鄭義也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爲禮經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爲一書庶經學易分明而禮家少聚訟矣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

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后倉見漢藝文志論志云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今九篇皆不傳志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卽漢志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人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蓋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於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餘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於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餘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

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尙易爲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爲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爲其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君著書百餘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云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間有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過繁卽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

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
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
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云深譏之大夫之家
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
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云所譏行此一節記
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譏
字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
令明堂位雜記疏皆云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
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官禮喪服經傳隋唐志皆著

錄而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玉函山房輯本得十六條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唐志皆著錄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玉函
山房輯本一卷孔疏云鄭附盧植之本而爲之注鄭禮記注或亦
有本於盧馬者而注中未嘗質言之如周禮稱引杜鄭則亦未見
其必有所本也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
之

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此所謂禮是大小戴所受於后倉之禮
十七篇非謂大戴禮記八十五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後世誤
以大小戴禮爲大小戴禮記並誤以后倉曲臺記爲卽今之禮記
近儒辨之已家喻戶曉矣而在國初毛奇齡經問早辨其誤曰
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

今世但知禮記爲曲臺禮容臺禮爲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戴記之爲儀禮間嘗考曲臺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容臺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受禮居於未央宮前之曲臺殿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爲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善爲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祇以容儀行禮爲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爲容臺此皆以儀禮爲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故舊稱儀禮爲慶氏禮爲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爲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取邱蕭奮卽以授后倉作曲臺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

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考而六經源流尙未能曉況其
他乎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
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元
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元作六藝論云
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
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
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
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
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
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
之小戴記則二戴爲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閒向歆所校之書荒
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去一百三

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莽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爲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疑以俟後此之論定者錫瑞案毛氏云士禮稱儀禮不知始於何時然在漢時卽有容禮之稱容禮卽儀禮也其說頗涉傳會而分別儀禮禮記辨鄭樵之誤及隋志之誤則極精確鄭注四十九篇卽今禮記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待馬融增入至今說已大著毛氏猶爲疑辭蓋在當時經義榛蕪未能一旦廓清而據其所辨明已可謂卓識矣

論段玉裁謂漢傳禮不傳儀禮甚確而同護鄭注未免強辭

段玉裁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曰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

爲疏者每卷標題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次云鄭氏注陸德

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

鄭君本書但云禮無儀字可考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注云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

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云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

禮十七篇也不云禮云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

云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

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

千也原注賈疏師古漢書注皆云威儀三千即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易經禮爲禮儀易曲禮爲威儀者凡皆禮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

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稱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

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禮鄉飲酒禮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併
儀禮考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
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禮周官尙書禮禮記
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云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說文序曰其併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
卽周禮也說文全書如解下引鄉飲酒禮芻下引公食大夫禮哲
下引士冠禮棚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鬯皆曰禮無儀字景十
三王傳周官禮禮記並言則爲三說文序但言禮周官則禮字實
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議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
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
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
故爲鄭氏學

原注順故猶訓詁也

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爲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爲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僭禮不僭儀禮甚著錫瑞案段氏謂漢僭禮不僭儀禮極確而同護鄭君以賈疏顏注爲未是不思賈疏顏注正本鄭君之說段解事儀三千明有經十七篇在內與賈疏顏注豈有異乎段又明以經禮爲綱曲禮爲目周禮豈得爲儀禮之綱乎後世之僭儀禮正以鄭君誤解威儀曲禮爲卽十七篇之禮也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是儀禮之名已著於晉時段以爲梁陳以後乃爲此僭說亦未諦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人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

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淩廷堪本之作復禮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以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

之禮自元士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於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峴顰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牖奠授之文

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錫瑞案凌氏作禮經釋例於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賅括一切禮文卽有不備可以推致與邵懿辰之說相近凌氏年輩在前當爲邵所自出而其實皆本於漢書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人心世道尤有關係據此可見古之聖人制爲禮儀先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非故以此爲束縛天下之具蓋使人循循於規矩習慣而成自然囂陵放肆之氣潛消於不覺凡所以涵養其德範圍其才者皆在乎此後世不明此旨以爲細微末節可以不拘其賢者失所遵循或啟妨貴凌長之漸不肖者無所檢束遂成犯上作亂

之風其先由小節之不修其後乃至大閑之踰越爲人心世道之大害試觀兩漢取士必由經明行修所用皆謹守禮法之人風俗純厚最爲近古晉人高語莊老謂禮豈爲我輩設酣放嫚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亂華之禍足見細微末節所關甚鉅女叔侯謂禮所以保國晏平仲謂禮可以已亂洵非迂論漢晉之往事萬世之明鑑也漢以十七篇立學灼見本原後人以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本末倒亂朱子已駁正其失矣又引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繫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

儀禮經傳通解有王朝禮卽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

禮可以通行

論禮十七篇爲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御之誤

當作射鄉尤爲精確

周禮儀禮說者以爲並出周公案以周禮爲周公作固非以儀禮爲周公作亦未是也禮十七篇蓋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漢以十七篇立學尊爲經以其爲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禮經通論曰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爲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關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爲不全者非專已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爲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

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
義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
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於
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
更證之禮運禮運嘗兩舉八者以語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
譌爲射御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
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今本作御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
者禮之緯也非貨財強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
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
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
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
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爲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

大戴十七篇之次序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
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
飲酒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
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
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
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爲雜亂冠昏相見而後
繼以鄉射四篇忽繼以士虞與喪服又繼以特牲少牢有司徹復
繼以士喪既夕而後以聘禮公食覲禮終焉今鄭賈注疏所用劉
向別錄次序則以喪祭六篇居末而喪服一篇移在士喪之前似
依吉凶人神爲次蓋向見記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
尙尊喪事尙親遂以昏冠射鄉朝聘十篇爲吉禮居先而喪祭七
篇爲凶禮居後焉較小戴稍有條理而要不如大戴之次合乎禮

運疑自高堂生后蒼以來而聖門相傳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經禮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卽禮文廢闕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爲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爲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天下之達禮耳錫瑞案邵氏此說犁然有當於人心以十七篇爲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爲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爲經禮足正後世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之誤訂正禮運兩處射御當爲射鄉尤爲一字千金眞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學者治禮當知此義先於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求之

論邵懿辰以逸禮爲僞與僞古文書同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劉歆移太常博士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
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合十七篇與三十九篇言之三十九
篇無師說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尙在鄒
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應麟
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
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雷禮見月令注及詩泉
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
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云皆升合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云三
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佚禮
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吳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
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
語惜古禮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禮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

視十七篇爲殘闕不完之書而失聖人定禮之本意宋明以來直廢此經不以設科取士則皆劉歆之姦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夫卽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霤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毀廟公冠之類廁於十七篇之間不相比附而連合也何也皆非當世通行之禮常與變不相人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旣誕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尙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吳氏不知其有全文而僅引禮注合爲一篇然觀其文意實與伏生五行傳前後相協必非古王居明堂禮而伏生全引入於大傳也則爲劉歆剽取大傳以爲王居明堂禮明矣卽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猶十六篇逸書卽僞武成之剽世俘解

見其他皆作僞也就令非僞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康成
不爲之注與十六篇僞古文書同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丁晏
曰位西此論謂逸禮不足信過矣當依草廬吳氏別存逸經爲允
至斥逸禮爲劉歆誣僞頗嫌肌斷且逸禮古經漢初魯共王得於
孔壁河間獻王得於淹中朝事儀見於大戴禮學禮見于賈誼書
皆遠在劉歆以前未可指爲歆贋作也錫瑞案逸禮卽非歆贋作
亦不得與十七篇並列邵氏云就令非僞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
棄之餘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其說最爲確當逸禮三十九篇
猶逸書十六篇也皆傳授不明又無師說其眞其贋可以勿論學
者於二十九篇書十七篇禮未能發明而偏好於逸書逸禮拾其
殘賸豈可謂知所先務乎邵氏據諸書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謂
王居明堂禮出於伏傳比於武成出於世俘可謂卓識丁氏能證

古文尙書之僞而必信逸禮爲眞何也

論古禮情義兼盡卽不能復而禮不可廢

聖人制禮情義兼盡專主情則親而不尊必將流於褻慢專主義則尊而不親必至失於疏闊惟古禮能兼盡而不偏重論君臣之義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賡奠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蓋古天子諸侯分土而治故必嚴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荅而天子負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盡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饗仍迎送獻酬待以賓客之禮諸侯與大夫燕禮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其他皆

如賓客

詩鹿鳴彤弓皆日我有嘉賓

臣有疾君問之臣死君親臨其喪情義兼

盡者此其一論父子之義曲禮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

晨省內則子事父母之禮尤詳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禮見于母

母拜之以成人而與爲禮特牲饋食禮嗣舉奠主人西面再拜以

先祖有功德子孫當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義兼盡者又其

一論夫婦之義昏義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

筵几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

也壻執鴈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婦至壻揖

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

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情義

兼盡者又其一論長幼之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

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其餘事先生長者之禮見於曲禮少儀甚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朋友之義士相見禮奉摯曰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對某將走見賓固請主人辭摯賓對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固辭賓又固請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一見如此其敬讓也其餘凡與客入及坐席飲食見於曲禮少儀亦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情重於義必有禮以節情惟君臣則義重於情當有禮以達情自秦尊君卑臣漢雖未能復古其君於將相大臣猶有在坐爲起在輿爲下之禮後世此禮漸廢至宋並廢坐論之禮故蘇軾有禮節繁多君臣義

薄之言後世拜跪之禮過繁誠與古制不合而矯其弊者欲盡去拜跪而滅等威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雖不及君臣之嚴亦非可以不修而聽其廢墜者

論禮雖繁而不可省卽昏喪二禮可證

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而老子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與禮家之言正相反曾子問孔子引老聃之說有四守禮如此謹嚴其自著書則詆毀禮甚至故或以爲老子是老萊子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又以爲老子講禮厭煩而遁入於空虛正與六朝人講喪服厭煩乃變而談莊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說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純樸本無禮文卽以昏喪二事證之古者配偶無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親

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伏羲以後始漸制禮至周而後大脩郁
郁文盛儀節繁多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一見之禮賓主五請執
摯必先固讓執玉必先固辭入門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階自常
情視之似乎繁而可省見則竟見之矣何必三讓受則竟受之矣
何必三辭故老子以爲近作僞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禮已明言之
矣聘義曰上公七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
也禮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
則已蹙夫兩君相見卽須介紹何必七介而禮以爲不然則已慤
其他三辭三讓之禮可以類推檀弓曰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又曰辟踊哀之變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又有子曰予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夫親死哀痛

迫切似不必言節文而禮哭踊有節以無節爲戎狄之道其他不若喪禮之迫切者更可以類推故常情所見爲可省者皆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徑行而欲盡廢繁文縟節卽以昏喪二禮證之昏禮盡去六禮之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一切不用則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矣可乎不可乎喪禮盡去附身附棺小斂大斂之文卜兆封塋一切不用則將舉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蛄蛄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無束帛儷皮之儀有持弓毆禽之弔配偶無定不葬其親皇初榛狉蓋非得已由今觀之非直近於野蠻亦且比於禽獸禮曰戎狄之道戎狄卽今所謂野蠻曲禮曰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夫知有母不知有父親死委之狐狸蠅蛄非禽獸而何在古人特限於不知後世聖人已作爲禮而別於

禽獸矣伏羲漸近文明及周爲文明之極至文明已極禮節不得不繁若厭其太繁而矯枉過正違文明之正軌從野蠻之陋風非惟於勢有所不行亦必於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異於野蠻者在此人之異於禽獸者亦在此也古禮在今日不過略存餼羊之遺而昏姻之六禮喪葬之大事猶多合於古者蓋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廢若欲舉此而盡廢之不將爲野蠻爲禽獸乎

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

有王朝之禮有民間通行之禮論定禮之制則民間通行之禮小而王朝之禮大論行禮之處則民間通行之禮廣而王朝之禮狹十七篇古稱士禮其實不皆士禮純乎士禮者惟冠昏喪相見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大夫禮鄉飲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禮

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爲諸侯禮覲禮爲諸侯見天子禮並非專爲士設其通稱士禮者蓋以士冠列首遂並其下通稱爲士而不復分別耳若士以上冠昏喪祭之禮與士或同或異不見於十七篇而見於記與他書者亦略可以考見士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據此則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禮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左氏傳云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正後起之禮冠禮三加爲度天子諸侯冠用四加亦後起之禮也昏禮大夫與士異蓋五十以後或有續娶其可考者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廟祭而後禮成士不外娶無畱車反馬大夫或外娶有畱車反馬士必親迎至婦家天子諸侯親迎於館士納徵儷皮束帛天子諸侯加以玉此禮

之稍異者喪禮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
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曰三年
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高宗諒陰鄭君讀爲
梁闇是天子亦居倚廬而春秋後禮已不行故子張疑而問滕人
謂魯先君莫之行又其後則大夫與士亦有異雜記曰始衰喪車
皆無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
服如士服是大夫士有異鄭注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
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苴經帶杖菅履食
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
仲之謙也王肅曰春秋之時尊者尙輕簡喪服禮制遂壞張融曰
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尙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孔疏曰如融之
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

夫有異據此則大夫以上喪禮之異於士者皆後起之禮也祭禮則廟祧壇墠之數禘祫時祭之名尊彝酒齊之分冠服牲牢之異有見於三禮明文者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難於備舉蓋天子諸侯之祭禮與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喪禮之異爲後來之變也
論后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禮家之通例鄭注孔疏是其明證

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然則天子諸侯之禮在孔孟時已不能備孔子既不得位又生當禮壞樂崩之後雖適周而問老聃萇宏入太廟而每事問委曲詳細必不盡知所謂吾學周禮今用之者蓋卽冠昏喪祭射鄉當時民間通用之禮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有觀於鄉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漢初魯儒猶鄉飲射於孔子冢則當時民間猶行

古禮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證晚而定禮約之爲十七篇以爲學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雖不能備亦略具矣禮由義起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卽無明文可據皆可以意推補古者五刑之屬三千見於尙書呂刑威儀三千曲禮三千見於中庸禮器其數皆三千者出乎禮者入於刑故取其數相準數至三千不爲不多然而事理之變無窮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爲之制雖三千有所不能盡如今之 大清律遠本漢唐繁簡得中纖悉備具而律不能盡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盡更須臨時酌議 大清通禮禮部則例雖極明備而承襲之異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載上煩部議取決臨時者以今準古何獨不然是卽周時三千之禮具在其不能盡具者亦須臨時推補況在諸侯去籍始皇焚書之後哉后倉等推土禮以致於天子乃不

得不然之勢其實是禮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漢志尊崇逸禮
謂雖不能備猶療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之說其意以爲博考
逸禮則天子之禮略備可以無煩推致鄭君固親見三十九篇之
禮者也其注三禮於逸禮中之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烝嘗禮禘于
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引用甚眇且於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未
嘗引逸禮以爲斷仍不能不用倉等推致之意如周禮內司服緣
衣注曰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
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褱衣元此鄭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
注曰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
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注曰庶
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
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

爲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鄭以推差訂正經文尤爲精密而魯禮禘祫義曰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訥訥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夫禘祫乃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鄭君明言訥訥爭論而於逸禮禘於太廟之類何不引以

爲據反據春秋以相準況於此足見古文逸禮大都單辭碎義實無關於宏旨故鄭不爲之注亦不多引用鄭之所謂準況卽倉等所謂推致也其後孔賈之疏經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兩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類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孔疏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文隨事曲解無所憑據此則推致太過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禮家之通例也

論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當從朱子采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

自逸禮之書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備之疑自三禮之名出而十

七篇有非經非傳之疑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是周禮爲經而儀禮爲傳矣謂儀禮爲經禮禮記爲曲禮是儀禮爲經而禮記爲傳矣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儀禮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曲禮卽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白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

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
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閒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
猶有逸在其閒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
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
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
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
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錫瑞
案分別經傳當從朱子之說朱子既有此分別遂欲合經傳爲一
書荅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荅
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乞修三禮劄
子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
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

此意修儀禮經傳通解其書釐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釐析儀禮諸篇多非舊次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類未免宋儒割裂經文之習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比賈疏分節尤簡明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近馬驢繹史載儀禮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江永禮書綱目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分節皆用朱子之法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漢儒多言禮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禮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與理本一貫然禮必證諸實合於禮者是不合於禮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理常憑於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無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舉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適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適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適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適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

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於後人向始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錫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此條實由推致而得可見禮爲人倫之至而以推致言禮爲一定之法必惜逸經之不具而疑推致爲無憑非知禮者

也後儒空言理而不講禮謂禮吾知敬而已喪吾知哀而已一遇國家有大疑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議明大禮議舉朝爭論皆無一是激成朋黨貽誤國家尤非知禮者也卽如宋之寧宗以祖父沒而父病不能執喪代父而立自應承重無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應承重亦未嘗不有一偏之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爲說卽以朱子之賢猶不能折服羣疑必得鄭志明文然後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鄭而並欲修禮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鄭注補經也

論鄭樵辨儀禮皆誤毛奇齡駁鄭樵而攻儀禮之說多本鄭樵鄭樵儀禮辨曰古人造士以禮樂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大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爲冠婚喪祭之儀朝聘饗射之

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與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文帝時以容爲禮大夫後世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閒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注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摸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氏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眾馬融等爲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饗饋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饗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喪服一篇凡發傳日以釋其義者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

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穀梁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問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爲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卽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錫瑞案樂史論儀禮有可疑者五鄭氏所說多同樂史之論其所以誤疑儀禮者一則不知儀禮之名始於何時以爲周公時已名儀禮而漢人未嘗稱道儀禮則今之儀禮必晚出當是漢儒摸倣

而作不知禮十七篇原於周公定於孔子周公孔子時但名禮漢

以立學名爲禮經班志本於劉歆七略其云經十七篇譌爲七十

篇者劉歆已訂正矣鄭氏或未見卽今儀禮劉班時無儀禮之名非別有儀禮

而志不及也鄭君以前雖無注儀禮者而馬融已注喪服其非後

儒增益明矣一則誤執左氏之說分儀與禮爲二且重禮而輕儀

不知左氏極重威儀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儀古本無威字見經義述聞謂其

不可以終於其時君大夫視下言徐其容俯仰之類皆斷其將死

亡何嘗以威儀爲末節若女叔齊謂魯侯習儀焉知禮蓋以借諷

晉君子太叔謂是儀非禮蓋以此進簡子言非一端不必過泥武

子不識殺烝魯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時經不具之明證若周公成

書具在列國無緣不知聘禮與掌客不同又儀禮周禮不出周公

之明證若二書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異漢雖重徐氏之禮容當

時習禮經者並非專習容禮十七篇後稱儀禮蓋以其中或稱儀
大射一名大射儀或稱禮而名之非取容禮爲名禮十七篇亦非僅容貌
威儀之末也云孔穎達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孔疏中無明文蓋
因不疏二書遂以爲疑之耳毛奇齡攻儀禮多本其說故具論之
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
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
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
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
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卽鄉
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卽鄉射之記矣燕
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卽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

以後卽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卽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廂以後卽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卽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旣夕者卽士喪禮之記矣旣夕禮則啟之所以後卽旣夕之記矣漢儒稱旣夕禮卽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旣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疑處字誤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

孔子之後

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

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

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

禮不相似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

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厯存者後之君子

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錫瑞案熊氏於三禮中推

重儀禮以爲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厯存自是確論十七篇爲周

公之遺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遺制或參闕里之緒言久遠難明

而漢稱爲禮經則已定爲孔子之書矣韓文公苦儀禮難讀又云

於今無所用之蓋慨當時儀禮不行非謂儀禮真無所用南北朝

儒林傳兼通三禮猶不乏人賈公彥疏實本齊黃慶隋李孟哲至

唐而習此經者殆絕

見李元
龜上奏

舉行冠禮人皆快鄭尹而笑孫子

見柳

宗元書 唐加母喪三年并加外親服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素其

制誰能正之故韓公有慨於此至宋有張洵儀禮辨誤李如圭儀

禮集釋並釋宮世傳釋宮爲朱子作朱子嘗與如圭訂禮或取其書入集中朱子儀禮經傳通

解黃幹楊復補喪祭二禮復又作儀禮圖元吳澄纂次八經十傳

敖繼公儀禮集說疏解頗暢惟詆鄭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錢

大昕俞正燮已駁正之熊氏於儀禮雖非專家而所論甚確由宋

子極尊儀禮故宋元諸儒猶知畱意此經也

論聘禮與鄉黨文合可證禮經爲孔子作

熊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未知鄉

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

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

齊其間無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

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錫瑞案此正可徵儀禮爲孔子作鄉黨之文與儀禮多合蓋有孔子所嘗行者有孔子未嘗行而嘗言之者熊氏謂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蓋未知鄉黨聘禮皆孔子之書而謂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則已明知禮經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嘗言其禮則亦略見及之蘇氏云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則但知有儀禮作於周公之說而不知爲孔子所作夫鄉黨所言禮旣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聖門何必記其禮乎左氏襄三十八年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

也案孔氏聘辭今無可攷服子

東漢末說必有據鄉黨文與

聘禮合者當卽孔氏聘辭之文

以爲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

則孔氏聘辭文必繁不止如鄉黨篇中所載之略此亦可爲聘禮傳自孔氏之證後世必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於是此等文皆失其詳疏正以儀禮爲周公作者故於服氏之說旣不知何所出遂謂耳不必然而古義盡湮矣季札觀樂與今風雅頌次序合服氏以爲傳者據已定錄之則左氏所載當時諸侯大夫行禮與禮經合者或亦據孔子所定之禮錄之顧棟高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謂周禮爲漢儒傳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俞正燮儀禮行於春秋時義駁顧氏說謂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據臧孫爲季孫立悼子爲儀禮賓爲苟敬及嗣舉奠法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爲儀禮請安法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闔乞肉焉爲儀禮取薦脯法雖其禮相脗合未可據之以儀禮爲周公所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論讀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春秋有凡例禮經亦有凡例讀春秋而不明凡例則亂讀禮經而不明凡例則苦其紛繁陳澧曰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記文之發凡者也郇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士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若鈔出之即可爲儀禮凡例矣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賈疏不云凡而

無異發凡者

文多不載見東塾讀書記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

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案陳氏引注疏甚明初學猶苦其分散難考先觀禮經釋例則一目瞭然矣陳澧又曰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

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筐南有
臣之筐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筐東西
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
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以下文多不載楊信齋作儀禮圖
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
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
上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阮文達公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
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
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
通爲縣範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
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書非卽徐生之頌乎禮案畫地
之法禮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

恨未得卒業耳若夫宮室器服

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
至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
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錫瑞案聶氏三禮圖朱子譏其
醜怪不經非古制今觀其冠制多怪誕必非三代法物而據賈儼
序稱其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則實原於鄭君及阮譔梁正夏侯伏
明張鎰諸家特非盡出鄭君而鄭注儀禮賈疏儀禮有圖則自陳
氏始發之楊復圖世罕傳惟張惠言儀禮圖通行比楊氏更精密
韓文公苦儀禮難讀讀儀禮有三法一曰分節二曰釋例三曰繪
圖得此三法則不復苦其難分節可先觀張爾岐吳廷華之書釋
例凌廷堪最詳繪圖張惠言最密若胡培翬儀禮正義雖詳而太
繁楊大堉所補多違古義與原書不合不便學者誦習姑置之
論宋儒培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爲已說以別異於注疏

三禮繁難一人精力難於通貫漢以十七篇立學后倉曲臺記後並無解義杜賈二鄭止解周官馬融解周官與禮記而十七篇止注喪服惟鄭君徧注三禮至今奉爲圭臬誠可謂宏覽博物精力絕人者矣其後禮書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刪并禮論八百卷爲三百卷梁孔子祐又續何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宏撰儀禮百卷今皆不傳惟崔靈恩三禮義宗四十七卷猶存其略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並稱其精博 四庫提要曰其中多掇擊鄭學如論廟制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天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圓丘自圓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卽圓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闕康成上帝卽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亦皆王安石客安

石說經既剗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錫
瑞案祥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其自矜爲新義實多原本王
肅漢時禮家聚訟古今文說不同鄭君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
如說廟制以爲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爲七本喪服小記王者
立四廟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
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王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
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鄭說
圓丘是禘嚳配天圓丘本周官周人禘嚳本國語祭法王肅乃謂
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劉向爲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圓
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也鄭說三年禘五年禘祫大禘
小本於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爲禘各於其廟大事爲祫羣廟主悉
升於太祖而肅引禘於太廟逸禮昭尸穆尸皆升合於太祖孔疏

已駁之曰鄭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

逸禮不足信卽此可見故鄭不用亦不爲

注鄭說五帝爲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

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

陳祥道據掌次駁鄭

卽此可是鄭義本先鄭王肅以爲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皞炎

證其誤

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駁鄭義以爲社稷專祀句龍后稷

不祀土穀之神者同一謬妄也王肅所據之書鄭君無緣不知其

所以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肅乃取鄭所不用者轉以難鄭

鄭據今文則以古文駁之如據逸禮以駁公羊是也鄭據古文則

以今文駁之如據董劉以駁周官是也其時馬昭張融下至孔穎

達疏已爲細加分別宋人寡學不盡知二家之說所自出取王說

之淺近疑鄭義之博深又以其時好立新說鄭注立學已久人多

知之王說時所不行乃襲取之以爲己說陳氏禮書大率如是皆上誣前賢下誤後學後人不當承其誤凡此等書可屏勿觀

朱子曰

肅議禮必反鄭元朱子於禮用功深故能知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

論王肅有意難鄭近儒辨正已詳五禮通考舍鄭從王俞正燮譏之甚是

合今古文說禮使不分明始於鄭君而成於王肅鄭君以前界限甚嚴何休解公羊傳據逸禮而不據周官以逸禮雖屬古文不若周官之顯然立異也杜賈二鄭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卽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惟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五經家說卽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鄭君疏通三禮極具苦心於其分明者則分之爲周禮爲夏殷禮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說之或

且改易文字展轉求通專門家法至此一變王肅有意攻鄭正當
返求家法分別今古方可制勝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將今古文
說別異不同之處任意牽合如王制廟制今說祭法廟制古說此
萬不能合者而肅僞撰家語孔叢子所言廟制合二書爲一說鄭
君以爲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尙有蹤跡可尋至肅乃盡挾其藩
籬蕩然無復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復能知古禮之異尤可笑
者家語孔叢舉禮家聚訟莫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折衷不
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
煩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聖尙何
庸斷斷爭辨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
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體而自發其作僞之
覆肅又作聖證論以譏短鄭據唐元行沖傳云六十八條今約存

三十條禮之大者卽五帝七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小異不關大義肅之所謂聖證卽取證於家語孔叢以爲鄭君名高非託於聖言不足以奪其席而鄭學之徒馬昭已灼知家語爲王肅僞作斯可謂心勞日拙矣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肅說其時鄭王之徒爭辨不已久而論定六朝南北學三禮皆遵鄭氏至唐而孔疏禮記賈疏周禮儀禮發明鄭義尤詳宋以後乃舍鄭從王排斥注疏 國朝昌明鄭學於王肅之僞撰家語僞撰古文尙書經傳攻之不遺餘力肅之私竄毛詩以難鄭者亦深窺其癥結聖證論中所說郊廟大典惠棟孫星衍辨正尤詳惟秦蕙田五禮通考多蹈陳祥道禮書舍鄭從王之失似卽以禮書爲藍本 四庫提要曰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僅以爲過祥道似亦有微辭焉俞正燮癸巳存稿云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

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錫瑞案五禮通考網羅浩博自屬一大著作而其大書旁注低格附載體例誠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譏舍鄭從王是宋非漢尤爲顛倒之見恐誤後學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而推廣爲五禮徐氏專講喪禮條理不繁故詳審無可議秦氏兼及五禮過於繁博故體例有未善足見三禮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鄭君並注三禮後孔氏止疏禮記且原本於皇熊賈氏疏儀禮本黃慶

李孟愬周禮不著所出亦必前有所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至歿
尙未卒業若陳氏禮書秦氏通考未免舉鼎絕續之弊近人林昌
彝三禮通釋有編次而少折衷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有折衷而
欠精確惟江永禮書綱目本於朱子足以補正朱子之書治三禮
者可由此入門而五禮通考姑置之可也

毛鴻賓序三禮通釋云五禮通考所據者皆宋

元明以下之說多嚮壁虛造而漢魏六朝經師之遺言大義渺及之可謂知言

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別不厭其繁

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賓取爵降洗賓降辭洗主人卒
洗揖讓升賓拜洗主人拜降盥賓降主人卒盥揖讓升主人實爵
獻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賓啐酒拜告旨主人荅拜賓卒爵拜主
人荅拜賓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已物也主人酬賓略同酬
酒不舉注云君子不盡人之歡獻酢酬共爲一獻所謂一獻之禮

賓主百拜在今人視之必以爲繁文縟節而古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行之惟燕禮大射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古人之拜與今異皆一人先拜拜畢而後一人荅拜曲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解此可無疑於士冠禮之母荅拜昏禮之舅姑荅拜矣古無二人並拜之禮故昏禮夫婦不交拜以壻雖爲主人婦不自居於客夫婦敵體不便一人先拜一人荅拜故不拜此古禮之與今異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禮必在堂而朝在路門外無堂不便行禮朝禮止打一照面與今屬員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無無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禮也周禮九拜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陳祥道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惠棟江永方苞秦蕙田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與陳壽祺喬樅父子後

出爲最覈壽祺云九拜皆主祭祀而言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禮祭祀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喪禮祭祀之拜也奇拜衰拜肅拜禮之殺也一曰稽首鄭注頭至地也賈疏云稽畱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頓首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畱也此平敵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云空首拜者君荅臣下拜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壽祺按此卽拜稽顙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拜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齊衰不杖以下爲吉齊衰以上爲凶其拜也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衰拜鄭大夫云衰讀爲報報拜謂再拜也九曰肅拜先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錫瑞案古

人一拜之禮而分別如此其繁非故爲是瑣瑣也凡人之情簡則易易則慢心生反是則嚴嚴則畏心生禮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亂以誘賢亦以範不肖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納諸軌物然後禮明而刑措若謂委曲繁重之數皆戕賊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趨於苟且便利將上下無等而大亂昔漢高帝去秦苛儀羣臣飲酒爭功拔劍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孫通爲絲葛起朝儀而後定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不信乎

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皆謬

禮器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禮坊民不以諧俗爲務故禮文之精意自俗情視之多不相近又古今異制年代愈邈則隔閼愈甚漢人去古未遠疑經尙少唐宋以後去古漸遠而疑經更多矣今舉數事證之如士冠禮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
俠拜冠義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是母之拜子一爲受
脯一爲成人而與爲禮猶嗣舉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
皆有深義存焉杜佑通典乃以爲瀆亂人倫以古禮不近人情也
昏禮女家告廟壻家無告廟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廟
者示不必安也蓋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廟後人乃
引曲禮齊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
冠娶妻必告左氏傳先配而後祖及圍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而
來等語以證告廟不知齊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禰當卽卜日卜吉
之類冠娶妻必告鄭注明云告於君也五廟乃天子諸侯之制豈
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諸侯廟者楚公子圍因聘而娶大夫出
聘本應告廟並非專爲娶妻先配後祖當從賈服以祖爲廟見大

夫以上三月廟見乃始成昏譏先配也昏禮是士禮當夕成昏鄭謂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賈服之合古禮夫娶不告廟又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喪服父在爲母期以父喪妻止於期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婦爲舅姑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然則婦爲舅姑期亦不貳斬之義自唐以後母與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無量所謂俗情膚淺者蓋疑古禮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禮必有尸自天子至於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禮杜佑理道要訣謂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猶存古法反以古法未離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無主以不禘祫無須分別少牢饋食束帛依神特性

饋食結茅爲菹卽以代主許君鄭君同義孔疏賈疏謂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徐邈元懌乃引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詁明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謂木主又引逸禮饋食設主不知逸禮不可據故鄭不用亦不爲注舍許鄭之明說從疑似之誤文是疑無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喪去國哭於墓祭是吉禮必行於廟故辛有見被髮野祭歎其將爲戎後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爲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東郭墠閒之祭者及魯諸儒歲時上孔子冢以爲古已祭墓不如冢人爲尸後鄭以爲或禴所焉先鄭以爲始窆時祭以告后土與墓祭無涉趙岐注孟子以卒之東郭墠閒爲句亦非墓祭曾子語見韓詩外傳漢初之書魯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漢之間疑當其時世卿宗法旣亡大夫不皆有廟乃漸移廟祭爲墓祭不得爲古祭墓之證而毛

奇齡閤若璩皆曲徇俗說是以不祭墓爲不近情也古今異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勢所難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誣罔若沈溺俗說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傳會誤文強古人以從今人更不可也

論古禮最重喪服六朝人尤精此學爲後世所莫逮

古禮最重喪服禮經十七篇有子夏喪服傳一篇在內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問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多言喪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

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譌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異教故子思聖人之允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穀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錫瑞案孔疏所言極其通達記文所以不定者一則制禮之初細數不能備具一則亂離之後故籍復不盡存喪服更糾紛難明故後儒尤多聚訟漢人禮書最早而略傳於今者有大戴喪服變除十七篇禮經馬融獨於喪服有注鄭君亦有喪服變除其後則有王肅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射慈喪服變除圖杜預喪服要集袁準喪服經傳注孔倫集注喪服經傳陳銓喪服

經傳注劉智喪服釋疑蔡謨喪服譜賀循喪服要記謝徽喪服要記注葛洪喪服變除裴松之集注喪服經傳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崔凱喪服難問周續之喪服注王儉喪服古今集記王逡之喪服世行要記見玉函山房輯本釋文敘錄有蔡超田儁之劉道拔皆不傳自漢魏至六朝諸儒多講禮服通典所載辨析同異窮極深微朱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顧炎武曰知錄云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故蕭望之爲太傅以禮服論語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

王儋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
宜終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
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尙清言習浮華之世講論服制
如此謹嚴所以其時期功去官猶遵古禮除服宴客致望彈章足
見江左立國猶知明倫理重本原故能以東南一隅抗衡中原百
餘年也

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
冠昏喪祭之禮古時民間通行後世已不盡通行矣若夫王朝之
禮古今異制後世尤不能行卽如禘郊祖宗據鄭君祭法注祖文
宗武於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於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德於
民者也禘粢於圓丘周之遠祖有聖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
故可配天而無慚惟誠爲其祖故應崇祀而非妄後世有天下者

與古大異秦雖無道其先猶爲諸侯有始封祖若漢高崛起其先
並無功德亦無始封在漢惟當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圖丘明
堂無人可配自漢以後猶夫漢也若欲仿古典禮必至如漢之祖
堯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遙遙華胄將有神不歆
非類之誚故宋神宗罷禘天之祭誠以無其人也此則禘郊祖宗
古禮雖有明文而難以仿效者也廟制本於服制服止五廟亦止
五天子有其人則增至七禮緯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
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是古時已稍有通變諸侯五廟魯有周公大
廟魯公世室與四親廟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則僭天子七廟之制正與周制相仿
雖稍增而不過七也過七則應祧遷如每帝一廟而不祧商周數
百年廟將無地以容漢翼奉貢禹韋元成始建祧遷之議而議久
不決劉歆復以宗無數之妄言亂之廟所以敬祖先非所以報功

德有功德卽稱宗不祧爲天子者誰肯謂其祖無功德如此則無可祧之祖故東漢遂變爲同堂異室之制夫廟不二主若一廟數人正是祧廟之制是同堂異室名爲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爲一廟而親盡卽祧誠以尊祖之義古今一也此則七廟祧遷古禮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歲凡九圖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時迎氣祭祖一歲凡四禴禘嘗烝又有三年祫五年禘後世車駕難以數動經費又恐過繁於是天地合祭禘祫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時甚或傳會古制以爲當然其實古制不如是而典禮不可廢惟圜丘明堂旣無配天之祖不必強立此又古禮有明文而可以斟酌變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禮以及度數儀文之末皆可因時制宜後世於王朝之禮考訂頗詳民間通行之禮頒行反略國異政家殊俗聽其自爲風氣多有鄙俚

悖謬之處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習成風宜命儒臣定爲畫一之制原本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冠禮鄉飲古制宜復並非難行昏禮喪禮今亦有與古合者惟祭禮全異立尸交爵之類後世誠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禮多行於廟今士大夫不皆有廟有廟亦與所居隔越故宜變而通之期不失夫禮意而已朱軾儀禮節略撫浙時嘗試行之未能通行爲可惜也

論明堂辟雍封禪當從阮元之言爲定論

古禮有聚訟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禪是也阮元曰辟雍與封禪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畱此以爲韍與冕並重此卽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爲棟宇以蔽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卽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

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邨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黻也鄭康成解爲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羣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爲腐儒說壞元以爲封者卽南郊祭天也禪者卽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

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卽爲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巔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爲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文曰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也離齊也中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周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堯典舜巡四岳卽封禪之禮禹會諸侯如之錫瑞案六經不言封禪惟禮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卽封禪也阮以舜巡四岳爲封禪之禮說甚通達穎容盧植蔡邕以明堂與太廟大學辟雍靈臺爲一而漢立明堂辟雍不在一處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

去明堂三百步鄭君習於時王之制以爲古制亦然袁準以鄭義駁蔡邕其實古制當如蔡說特蔡未能別白其時代故不免啟後儒之疑阮云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味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極精特以爲太學在城內與王制不合耳劉歆譏漢儒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阮元說見問字堂集贈言

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

古制存於三禮而說禮者多誤古制遂以不明卽以學校一事言之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自古以來天子諸侯之通制也自鄭君以後說者皆誤由於不知古人立學竟在何處錫瑞案古學皆在門堂之塾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尙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鄭注古

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解詁皆與大傳文略相合此鄉學在塾之證也而小學大學亦在塾知小學在塾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古者左宗廟右社稷公宮南之左乃宗廟之地安得於此立學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據此則公宮南之左卽是虎門之左乃路門之左塾也保氏當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師氏尊於保氏記以師氏統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實則左右塾皆有學當如大傳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

大傳言出學就出言故尊右國子此記言入學就入言故尊左

小學與鄉人小學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閭然則師氏居東

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師氏居左塾保氏居右塾之證蔡氏以此證明堂大學則誤以證路門左右小學則正合矣小學必在路門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歲入小學必離宮中不遠當是古之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小學或在郊八歲太子遠入郊學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學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引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當作瞞入西學莫入北學二句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據蔡說則東西南北四學卽在明堂東西南北四門四學各有異名玉海引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據此則太學中

學卽辟雍在明堂中明堂爲五經之文所藏處故宜承師問道爲天子所自學古稱四學亦曰五學其實皆在一處故記文以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言之若謂一在國一在郊相去甚遠豈得遙遙相對兩漢諸儒孔牟馬宮盧植穎容皆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與蔡邕同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說與孝經援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大學同處之確證四學在四門卽四門之塾與各鄉小學虎門小學不異此亦當是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大學或在國古者國中地狹大學人眾必不能容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是王子國子由虎門小學凡民俊秀由各鄉小學學成之後皆入大學非國中

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卽南方七里之內 人知鄉學在塾不知小學大學皆在塾考工記門堂三之一則 之地不狹明堂四門門有兩塾學者雖眾足以容之學制所以不明者由於不信大學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學在明堂者由於不知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塾袁準駁蔡正由昧此孫志祖段玉裁顧廣圻朱大韶互相爭辨其說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

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必不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禮有明徵而非特後代之興必變易前代也卽一代之制度亦歷久而必變周享國最久必無歷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三禮所載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爲孔子所定其餘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記

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儀禮周禮言聘觀之禮不盡合禮記檀弓言東方西方之奠齊衰大功之喪亦不盡合王制祭法言廟制祭禮尤不相符說者推而上之則以爲兼有夏殷鄭君云王制夏殷雜是也抑而下之則以爲雜出秦漢鄭君以月令爲秦制盧植以王制爲漢法是也攷其實皆不然三禮皆周人之書所記皆周時之禮禮記所載或有夏殷禮而既經周因與損益則亦卽周禮矣秦漢之禮又多本之於周其所以參差抵牾者由於歷代久遠漸次變易傳聞各異紀載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雜秦漢也請以漢唐之禮證之漢初用叔孫通所定之禮後漢又使曹褒撰次新禮既加更定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叔孫所定者爲漢禮曹褒所定者非漢禮可乎唐初用貞觀顯慶禮元宗又作開元禮而五禮始備既經改作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貞觀顯慶作者爲

唐禮開元所作者非唐禮可乎疑三禮之參差抵牾而謂一是周禮一非周禮何以異於是乎若謂周時變禮無明文可徵請以官制一事證之制度以設官爲最重執政又爲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時周公召公以冢宰執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又曰鄭伯爲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則東遷以後執政者稱卿士詩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時已稱執政者爲卿士又不自東遷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矣見其餘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變於成康以前東遷之後又漸變於西周之末當時既有改易後世何能折衷學者惟宜分別異同以待人之審擇若必堅持一說據爲一定之制則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又安得有一書可爲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誥立政所載不詳周官僞古文不可據

鄭眾未見僞古文以爲周官六篇卽尙書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類其說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禮無成書可稽試舉大者論之禮緯云周六廟至子孫七蓋周初以后稷爲始封祖文王爲受命祖合四親廟爲六其後武王親盡以爲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爲七此當在共懿之世禮無明文東都有明堂無宗廟王入太室裸卽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廟爲禾黍東遷當更立廟禮無明文敬王居成周別立廟與否亦無明文孝王以叔父繼兄子桓王以孫繼祖定王顯王以弟繼兄如何序昭穆亦無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魯事證之郊則旣耕而卜禘則未應吉禘而禘廟則立武宮立煬宮桓僖不毀甚至公廟立於私家三家雍徹季氏八佾朝服以縞婦人髽而弔皆變禮之大者明堂位謂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且以武公廟比武世室凡此等以爲禮則實非禮以爲非禮則

當時實有是事魯事詳而周事畧以魯推周則其禮之是非淆亂記載參差亦必當時實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誤入後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讀者忽而不察耳

論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卽其不信周官之證儀禮非古名周禮亦非古名漢初名爲周官始見於史記封禪書曰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賈公彥疏序謂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獨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

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目暝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公彥曰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

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元以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錫瑞案周禮源流賈氏敘述頗詳以爲始皇焚書特惡周禮說本馬融融說亦不知何據惠帝已除挾書之律非始武帝融蓋以周官武帝時出而爲此說劉歆典祕書在哀帝時亦非成帝賈公彥已辨之當時眾儒共排以爲非是其說惜不可考周官改稱周禮蓋卽始於劉歆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陸德明序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是其明證武億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

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
著明於此也郊祀志葬改南北郊祭祀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
案易葬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
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言洵不
誣也案周禮名始歆莽武氏說尤分明自是之後周官周禮互見
錯出後漢儒林傳言馬融作周官傳鄭元作周官注蓋以馬鄭自
序原稱周官或據以爲其時尚無周禮之名又謂周禮名始鄭君
皆考之未審鄭自序已稱周禮其注儀禮禮記引周禮甚多後漢
盧植傳亦有周禮之稱是其名非起於漢末特在漢初本名爲周
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從歆莽之制或謂班志皆本劉歆七畧據
其稱周官不稱周禮與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等語皆與
劉歆尊信毛詩周禮不同似志非盡本於七略林孝存謂武帝知

周官瀆亂不驗或據封禪書駁之謂武帝知不驗羣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禪書下文明言羣儒拘牽古文上盡罷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驗之證孝存之說必有據也

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人非必出於周公亦非劉歆僞作

周官與左氏皆晚出在漢時已疑信參半後之尊周官者以爲周公手訂似書出太早抑之者以爲劉歆僞作似書出太遲何休以爲出於六國時人當得其實毛奇齡周禮問曰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於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又曰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

此馬融之說
賈疏已辨之

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

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
經傳說記言有經卽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預造其語者乃
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
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旣爲經又復爲傳
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謂
博而篤者必不在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當有究竟藝文志於樂
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
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
其爲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樂亦
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於竇公獻樂章後卽云武帝時河
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

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賈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行僞於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卽有詬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擯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闕此書者亦且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興者反昧所從來是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畧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見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爲周制則尙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方護衛不暇而欲進絕之則餽羊盡亡矣錫瑞案毛氏以周官爲戰國時書不信爲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劉歆之僞而謂

周制全亡賴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有心古學宜加護衛最爲持平之論

論毛奇齡謂周官不出周公並謂儀禮不出周公而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詆毀

經問又曰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卽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答曰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嘗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於儀禮則直受后倉曲臺記立二戴之學於禮記則尙未有定當時見於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

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大戴見周禮而附會之抑
豈李氏上周官經時竊取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
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通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
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
春行羔豚膳膏臠及牛夜鳴則廄十句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
古今文一二字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
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錫瑞案注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
於毛氏引樂人賈公大戴朝事禮記內則之外增入逸周書職方
禮記燕義詩生民傳三事陳澧又考得雜記鄭注郊特牲孔疏考
工記賈疏大司馬注疏四條然此諸說亦但可以證周官非劉歆
作僞而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定後人必以爲周公作又以儀禮
亦周公作然則二書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見於孔孟書及春秋時

人所稱引使人反疑不信惟從毛氏之說以爲戰國人作方足以解兩家之紛毛氏云鄉遂之官迥異朝廟其所設諸屬往往有不必計祿食者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多名而備實無幾其說可以解官多而祿不給之疑又云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又云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校地數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說可以解國多而地不足之疑毛氏說經多武斷惟解周官心極細論亦極平而知儀禮不出周公不知實出孔子謂儀禮亦戰國人作因朱子家禮尊信儀禮乃作昏禮辨正喪禮吾說篇祭禮通俗譜詆斥儀禮而自作禮文

致問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禮之誚則由不曉禮經傳於孔氏非周禮禮記之比也

論周禮爲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并爲一

漢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沿習日久遂以早出立學者爲今文晚出不立學者爲古文許慎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今禮戴說或云今大戴禮說或云戴禮戴說其中亦有大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經之說非盡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也十七篇禮之說不盡今文近人分別十七篇經是古文說經中之記是今文說而十七篇經又有今古文之分鄭君傳云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是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當時通行字皆今文鄭以古經之字校之取其義長者從之故鄭注十七篇或經從今則注云古文某爲某或經從古則注云今文某爲某詳見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此特卽其古

今文字傳本不同者言之非必義說之全異也許君以戴禮爲今說則對周禮爲古說言之耳至若小戴禮記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爲今文說祭法出於國語爲古文說其言祭禮廟制不同此顯有可證者近人又分別二戴記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取祭法爲古國語說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說雖未必盡可據而王制爲今文大宗周禮爲古文大宗則顯有可證者卽以官制言之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

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
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
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考
而據鄭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
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鄭以王制今文說爲夏
制必以周禮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駁可知三公九卿蓋夏殷至
周初皆同據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可證六卿則周
成王以後之制甘誓六卿六軍之將據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證漢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
禮故分設六部其後沿宇文之制既設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復重
議者多云可以裁併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說必不相合乃兼用
兩說多設冗官皆由經義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鄭君兼注三禮調和古今文兩家說卽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強求
通論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沒也周官公五百里侯四百
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國大小迥異此萬不能合者惟鄭君
能疏通證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以九
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
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
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
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錫瑞案鄭注王制
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說或以鄭爲牽合無據亦非
盡無據也卽以齊魯二國言之二國始封在武王時史記周本紀
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

公旦於曲阜曰魯其時封地蓋仍殷制孟子所謂爲方百里是也
魯至成王時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魯頌譜疏引明堂位以
證曰大啟爾宇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
百里如仍百里舊封何云大啟爾宇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
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與周官侯四百里合蓋得其實
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齊之益封與魯同時史記又曰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
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
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王制公侯皆
方百里五百里正與兼五侯地合是齊魯實有益地之事如鄭說
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鄭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二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曰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

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引鄭駁異義云
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
制者記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
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
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
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
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案鄭注據周官而疑王
制以爲文襄霸制蓋據左氏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
不用左氏傳文王制之作鄭以爲在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非
必引以爲證左氏又有歲聘間朝之說與昭三年傳文不合鄭以
爲不知何代之禮故不從許案以左氏爲周禮遂并不從許案以

公羊爲虞夏制也王制與公羊合當是古禮有之卽文襄創新亦必託於古禮其後晉法變而益密故又有歲聘問朝之屬然則王制與周官不合當從許君以爲前代之制鄭以爲晉霸之制似未必然惟歲聘問朝之屬鄭以爲說無所出可斷以爲晉霸之制耳論鄭君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爲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

鄭駁異義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君雖不以王制爲漢博士作而視周禮則顯分軒輊故或據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駁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卽指夏殷之禮而於朝聘直以爲晉文霸制並不以爲夏殷之禮矣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答云禮記

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又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註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又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錫瑞案鄭君答問可以見其進退諸經之大旨折衷三禮之苦心鄭以周禮對禮記言之則周禮爲經禮記爲記以禮記對左傳言之則禮記爲經左傳爲傳經可以正傳記傳記

不得難經而以禮記祭法對王制言之則祭法爲周禮王制爲夏
殷禮禮家之糾紛難明者據鄭所分析已畧有明據矣惟鄭以周
禮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書亦自有矛盾之處鄭君雖極
力彌縫之學者不能無疑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
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
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
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案中
車建大麾大司馬建大常兩處之文矛盾萬無可通之理鄭旣以
周官爲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駁難故不得不爲之彌縫其答趙商
皆強詞也秋冬田建大常明與巾車注四時田不合以麾爲夏之
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據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
下小綏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旌

夏后氏之綏注云有虞氏當言綏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
麾周禮建大麾以田也鄭於此數處之文互相證明自圓其說以
禮記之綏卽周官之麾鄭云王制多雜夏殷故於解周官亦謂大
麾是用夏制如此則周官王制古今文兩不相背而周官兩處之
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從鄭而各別爲說尤傳
會不可信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亦難行於後世

漢今文家張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頌不信周禮者也賈疏云張

不信周禮爲

古文家劉歆杜子春鄭興鄭眾衛宏賈逵許慎馬融

鄭元尊信周禮者也自漢至今於周禮一書疑信各半周禮體大
物博卽非周公手筆而能作此書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
禮之遺非盡憑空撰造其中卽或有劉歆增竄亦非歆所能獨辦

也惟其書是一家之學似是戰國時有志之士據周舊典參以己意定爲一代之制以俟後王舉行之者蓋卽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國之大設官之多與各經不相通所以張包周何休皆不信古文家卽尊信周禮亦但可以周禮解周禮不可以周禮解各經而馬鄭注尙書官制服制皆引周禮爲證卽如其說以周禮爲周公手定亦不得強虞夏以從周況周禮未必出於周公豈可據之以易舊說乎禮記七十子之後所作未知與作周禮者孰先孰後其說禮與周禮或異當各從其說以解之鄭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一切據周禮爲正未免有武斷之失周禮晚出本無師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識鄭註所引故書乃其原本杜鄭諸儒始爲正音讀明通假鄭君所云二三君子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使山巖屋壁之書得以昭見於世其有功於周禮甚大而因尊信周禮太

過一經明而各經皆亂則諸儒亦不能無過矣周禮鄭註賈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與之易祓之說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皆能自成一家之說但未能疏全書治此經者仍以註疏爲主考工記據胡無弓車之類亦屬戰國人作文字奧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尙象之遺宋林希逸虞齋考工記解於古器制度未詳核近人戴震考工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阮元車制圖考鄭珍輪輿私箋皆有發明惟詳於車而他物尙畧

陳澧云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

之割圖亦輪之象也予謂易既濟未濟皆水火而爻辭皆云曳其輪亦有微旨今當振興工藝之日學者

能遠求考工之法必當大著成效周禮自王莽蘇綽王安石試行不驗後人引以爲戒王莽篡弑之賊本非能行官禮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禮蘇綽於宇文泰時行周禮頗有效隋唐法制多

本字文王安石創新法非必原本周禮賒貸市易特其一端實因宋人恥言富強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服異議後人謂安石以周禮亂天下是爲安石所欺安石嘗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此言極其通達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類何能行於後世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後世尙簡而戒煩苛無論賒貸市易必不可行卽飲射讀法亦將大擾然則法周禮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馬端臨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尤事多瑣碎而繁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閭閻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

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畧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寶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

肥瘠食指之眾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而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甯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旣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旣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

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旣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亟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度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大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地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

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
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
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
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錫瑞案馬氏謂周禮可行於封建不
可行於郡縣以壤地既廣長吏數易之故最爲通論今壤地之廣
過於南宋長吏數易亦甚於南宋彼時守吏猶必三歲而更今且
一歲而數易矣使與百姓交涉能至纖至悉乎外國之法所以纖
悉備舉者以去封建未遠日本與德意志皆初合侯國爲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
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風記周禮政要謂西法與周禮暗合

論鄭樵解釋周禮疑義未可信爲確據

鄭樵曰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日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
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

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今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疑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周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卽禹之甸服侯甸卽禹之侯服男采卽禹之綏服衛蠻卽禹之要服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說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

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
是謂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貉周禮
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
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
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
則非田矣又曰園廩謂之園廩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
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
不賞廩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爲在
國之園廩可輕之而爲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
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

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

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
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
之故止一同耳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
黨爲州五州爲鄉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
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或者以爲是日讀法旣於州長又
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命而不暇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
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
正預焉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焉此註所謂彌親民者
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
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錫瑞案鄭氏彌縫牽合具見苦心惟周
官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類是考工記亦與
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類是欲強合之爲一雖其說近理未

可信爲確據

論周官並非周公未行之書宋元人強補周官更不足辨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相襲也書洛誥疏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錫瑞案據此則周公制禮極其慎重既已優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營洛之後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觀後世如漢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請制禮而未能定曹裒定禮而未能行唐顯慶開元禮宋政和禮其書具在迄未行用周公蓋慮及此故必慎之於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後必實見施行今之周官與周時制度多不符則是當時並未實行其非周公之書可知孔子所謂吾學周禮亦非周官之書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周官言班爵祿極詳孟子乃云其詳不可得聞而所謂嘗聞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爲周公手定必無孔孟皆未見之理其書蓋出孔孟後也後人知周官與周時制度不合乃

以爲未成之書又以爲未行之書困學紀聞引九峯蔡氏云周公
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尾未備周公未成
之書也黃氏日鈔引孫處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
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
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武成周官皆
舊書可不引九畿
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爲之也而未嘗行也許宗彥本其說
謂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
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
合者徐徐更之以爲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尙
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
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故謂周禮爲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
二事疑之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案此欲以周官強歸周公乃

以後世苟簡之法例周公伏傳云制禮方致政正是制禮必行之

證何得反據伏傳以爲不能遂行顯慶開元作禮書節太平而不

能實行後世苟簡之法則然豈有周公制禮亦如是者孫處引顯慶開元爲

比見鄭樵周禮辨引故駁之雖欲強爲傳會要無解於孔孟未見也若考工記

本別爲一書河間獻王以周官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

工記合成六篇奏之宋兪廷椿作復古篇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

官王與之又作周官補遺邱葵本兪王之說取五官所屬歸於冬

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吳澄周禮敘錄以尙書周官考

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

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

經後又與兪王稍異要皆宋元人竄易經文之陋習不足辨吳氏

不信僞古文此又執僞周官爲說更不可解

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

周禮出於山巖屋壁五家之儒莫見其授受不明故爲眾儒所排儀禮傳自高堂生有五傳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於學官禮記刪定由於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以爲叔孫通撰輯揖去漢不遠其說當有所受陳壽祺曰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畧著錄記百三十

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
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
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除之
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
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詁志小隋志言劉向考校經籍檢
辨用兵少間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
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
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
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
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
必有所據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禮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
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

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

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錫瑞案禮記爲叔孫通所撰說始見於張揖揖以前無此說近始發明於陳壽祺壽祺以前亦無此說壽祺引臧庸說以證禮記中有爾雅尤爲精確鄭以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兩事並舉者孔壁所得書無周禮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不云有周禮獻王得周官見漢書本傳鄭君不析言之故並舉之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陳壽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

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

令博士諸生作此書

經典釋文引同

考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

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明年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今王制無一語及封

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

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

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王

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

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

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

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

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壽祺案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

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日月令周世

所作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

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厯議云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爲禮家抄合殆失之又鄭君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爲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作命大封卽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漢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間獻王

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元語此卽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禮記正義云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

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
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
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
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
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甚審史記正義云樂記
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畧樂記出公孫尼子而
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
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稱爲古文記
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
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
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廁其間耶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考甚
矣

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卽春秋素王之制

禮記非雜出漢儒陳氏之辨晰矣而王制爲今文大宗與周禮爲

古文大宗兩相對峙

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

一是周時舊法一是

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後人於周禮尊之太過以爲周公手定於王制抑之太過以爲漢博士作於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鄭君駁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答臨碩曰孟子在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爲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畧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於孟子亦多合於公羊姑舉數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解詁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

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從子鄭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也鄭何說雖稍異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傳春公狩於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引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據鄭說則三時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取民之制曰古

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皆以殷制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特鄭君未知卽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而疑爲夏殷禮孔疏申鄭雖極詳晰亦未能釋此疑同異紛紜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題下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說近人已駁正孔與鄭說並引而不能辨以正爲秦漢官制亦未必然正長義同尙書冏命序已有周太僕正周禮有宮正左氏傳有隄正鄉正校正工正又云師不陵正注云正軍將命卿安知古刑官無正

周尺之語或出周秦之間耳治經者當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注疏注疏中糾纏周禮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說解經則經義瞭然矣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爲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無漢儒明文可據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尙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聖門學者原本聖人之說定爲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於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爲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者能

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後畧同而爲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爲成書以待後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者誠能攷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

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云制謂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則孔穎達已知王制名篇之義特未知爲素王之制故仍說爲夏殷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也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禮

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據此則孔穎達已明言諸義是解儀禮非始於朱子矣冠義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蓋由解此義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一節又是昏義此二節之閒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義之發凡治禮經者雖重禮之節文而義理亦不可少聖人所定之禮非有記者發明其義則精意闕旨未必人人能解且節文時有變通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聖人所定後世不盡可行得其義而通之酌古準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後世用禮記取士而不用儀禮誠不免棄經任傳之失而禮記網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並行焦循禮記鄭注補疏

序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曰禮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夫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字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辨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之時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旣啟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奸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於禮運禮

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錫瑞案焦氏於三禮軒輊太過謂民患在智近於老氏之旨與世界進化之理不符惟發明禮時爲大之義甚通言禮者必知此乃不至於拘礙難行抱朴子省煩篇云冠昏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朱子語錄云古禮於今實是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此正得其義而通之期不失乎禮意之說也

毛奇齡謂禮記舊謂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儀禮則顯然戰國人所爲儀

禮遂禮記遠矣務反朱子之說亦軒輊太過

禮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徵之書不傳

禮記四十九篇眾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雜采成書亦非專言一事卽如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云若夫言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其說似近迂曲劉敞七經小傳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畱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失弗訊以下十五字朱子荅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句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

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錫瑞案劉氏與朱子之說是也禮記他篇亦多類此故鄭君門人孫炎已有類鈔而書不傳魏徵因之以作類禮而書亦不傳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實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並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於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爲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撚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其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畱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倬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

備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翦朱文公惜微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錫瑞案戴記不廢張說有存古之功類禮不傳說亦有泥古之失當時若新舊並行未爲不可朱子惜類禮不復見是以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吳澄作禮記纂言更易次序各以類從近人懲於宋儒之割裂聖經痛詆吳澄並疑通解之雜合經傳平心而論禮記非聖人手定與易書詩春秋不同且禮經十七篇已有附記禮記文多不次初學苦其難通曲禮一篇卽其明證若加分別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據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則其書唐初尙存炎學出鄭門必有依據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書尙在當遠勝於經傳通解禮記纂言而大有益於初學矣

陳澧云孔疏每篇引

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畧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

論鄭注引漢事引識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識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欲明禮者每稽之鄭注以求經之意而鄭注亦多雜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爲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錫瑞案馬氏之說甚通禮自孔子時而經不具後世所謂三禮由孔子及七十子後學者撰集雖未必與古禮盡合而欲考古禮者舍三

書無徵焉通爲秦博士習秦儀秦之與古異者惟尊君卑臣爲太過其他去古未遠必有所受觀秦二世時議廟制引古七廟之文可見通所定禮不見於漢藝文志蓋猶蕭何之律韓信之軍法其書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中祕書內許氏異義閒引通說則鄭君注禮亦必采用之矣竊本習慶氏禮乃高堂生后倉所授其引識緯東漢風氣實然緯書多先儒說經之文觀禮緯含文嘉可見鄭注禮閒引識緯如耀魄寶靈威仰之類或亦本之於竊古禮失亡通定禮采秦儀鄭注禮用漢事竊與鄭又引及識緯皆不得不然者後人習用鄭說而於通雜秦儀竊雜識緯則議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詆鄭君如陳傅良謂鄭注周禮之誤有三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王應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說歐陽修請刪注疏中所引識緯張璠且以引識緯爲鄭君罪案而罷其從

祀如其說則漢以後之說禮者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明諸人矣
朱子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復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
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又
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又或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
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禮記注疏此至當之論也
孔穎達於三禮惟疏禮記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記一二語而
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
一小聘云云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其餘
一千餘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又非好爲繁博也旣於此
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亦猶鄭注似繁而不
繁也學者熟玩禮記注疏非止能通禮記且可兼通羣經若衛湜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空衍義理者多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一百

百卷亦未免於炫博陸元輔陳氏集說補正足匡陳澔之失王夫之禮記章句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雖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詳博亦不盡合古義此等書皆可緩鄭註禮記因盧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陸佃方慤馬晞孟等以鄭改讀爲非而強如本字讀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後世之見疑古禮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並至疑經足以迷誤後學陳澔集說尤陋學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論宋明人疑經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並疑經今略引其說辨之宋鄭樵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大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於晉髻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緇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

此幸而遺說尙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
乃滋後人之疑乎有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
而弔子游褻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游曰於西方異
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同師而異說如此況
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
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文義不能無乖異也有後世諸儒損益
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者如目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
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案二說皆非是前已引陳壽祺說
駁之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制王制爲商
制況三禮之書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時又烏能使之無乖
異也有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如春秋
之末執羔執雁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案此孔子時經不具

之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

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說以霍

山爲南岳案此說甚是以太尉爲堯官案此見緯書禮無明文以商之諸侯爲千

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見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

陝處內爲三公案此公羊說古制當是如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

等爲六官案此見曲禮鄭以爲殷制當時信其爲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

遠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後世議明堂

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案焦循陳澧辨之以明議太學或

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

瞽宗案太學卽辟雍而膠庠成均瞽宗又其異名五學本同一處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

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明郝敬曰凡禮不可常行

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而猶著之於篇者非聖人立經之

意卽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

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異父在爲母期出母

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

失倫案古聖制服各有精意俗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

非人情案廟制祭禮分尊卑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於外

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視尊卑爲位於外國君饗賓

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

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後人之甚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

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

不同非有尸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甗簠等器歲久

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案此小事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尙

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

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

古案

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稱氏女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子稱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

室有寢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於民居乎如云

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

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

案古惟宗子有廟無父子兄弟分立之禮廟在居室之左

何患無地可居天子諸侯亦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

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

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

案古重宗法故嚴適庶重本源故分別喪服不嫌煩瑣

瑣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

案此猶後世以

文字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

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

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輯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

爲仲尼手澤

案鄭無以禮記爲孔子所作之語

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

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耳錫瑞案鄭樵郝敬皆勇於疑經者鄭猶以爲訛異郝乃直攻經傳足見明人之悍而不學又甚於宋茲逐條辨之以釋後儒之疑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禮者宜先攷其大畧焦循習禮格最善

古之宮室不與今同也古之衣服飲食不與今同也惟其不與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禮不近人情卽有志於古者亦苦其扞格不相入考古禮者宜先於古之宮室衣服飲食等類考其大畧乃有從入之處古宮室皆南向外爲大門門側左右皆有堂室謂之塾內

爲寢門中爲庭再上爲階有東階即阼西階升堂爲東西堂有東

西榮

即櫨

有東西序

即牆

有兩楹

即柱

有棟有楣上爲戶牖間其後爲室

兩旁爲東西房

古之室

即今之房

有壁

東房後有北堂宮室之左

爲廟有闔門相通廟制與宮室略同觀李如圭儀禮釋宮江永釋

宮注張惠言儀禮圖得大略矣古祭服用絲朝服用布祭服用冕

朝服用弁或元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後世之帽冕服朝

服元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連上下無裳似今之長衫惟方領對

襟緣以纁或青或素爲異用細白布爲之喪服用布則纁又各以

輕重分精麤觀任大椿弁服釋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則有

稻粱黍稷稻粱爲四簋常食有羹臠蔥洎醢醬脯羞飲有酒有漿

齊則用糟醴亦有糟薦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薑桂鍛治者爲脩

細剉脯加鹽酒爲醢皆生物酒新釀冷飲豕魚腊爲三鼎加羊與

腸胃爲五鼎

臘土用兔大夫用麋腸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與膚豕鮮魚鮮腊爲九鼎

加腳膳饒

牛羊肉

爲十二鼎籩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爲主

若今之排

骨分前足爲肩臂薦共六長脅代脅短脅共六正脊挺脊橫脊

共三後足髀肫胙共六二十一體髀近竅賤不升鄉飲燕射則牲

用狗燕食有蜩

卽蟬卽蜂蜨醢

蟻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飲食無專書亦

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張惠言儀禮圖如阮元說畫地以習

之不患古禮不明若用焦循習禮格尤爲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

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爲格

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

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玷

若牆墉屏之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僕

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

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𩓐旌中侯正豐解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奕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禮記非一人所撰義之精者可以單行漢藝文志於禮記百三十篇外已別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又作中庸講疏

一卷宋仁宗以大學賜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學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問荅宋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司馬光書儀云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黃道周作月令明義表記坊記緇衣儒行集傳黃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誤邵泰衢作檀弓疑問焦循謂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得其微是皆於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別出者錫瑞謂王制爲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分篇別出禮運說禮極精應亦分篇別出黃氏日鈔云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

禮者固人肌時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因學紀聞云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邵懿辰曰禮運一篇先儒每歎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爲已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止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

其盛也否則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也今大道既隱以周爲今猶可以夏商爲今可乎旣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也禮爲忠信之薄則子游宜舉大道爲問而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則文義不屬證三也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也天下爲公卽後文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卽人情以爲田而大同卽大順也天下爲家則指東遷以後政敎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並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對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

人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也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寶卽大道也證六也錫瑞案移易經文動言錯簡乃宋明人習氣不可爲訓而邵氏說極有理證據亦明明乎此可以釋前人之疑知禮運一篇皆無疵而其精義益著故備舉其說以爲禮運可以單行之證

論六經之義禮爲尤重其所關繫爲尤切要

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爲尤重於何徵之於經解一篇徵之經解首節泛言六經其後乃專歸重於禮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孔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爲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

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陳澧曰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錫瑞案陳氏之說未盡此篇自禮之於正國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說禮孔疏曰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爲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謂據此則孔子說六經畢已特舉禮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案記者之文亦極精能發明禮經十七篇之義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

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據漢書作先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禮由禮言之朝覲聘問承上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言之喪祭之禮承上以奉宗廟則敬言之鄉飲酒之禮承上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禮承上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禮經十七篇外鄉飲以飲該射昏姻以昏統冠觀此乃知聖人制禮非故爲是繁文縟節實所以禁亂止邪謂禮猶坊與坊記之義相通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

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鬯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大戴禮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食，況於生而存乎？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

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凡鬪辨生於相侵陵相
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教以敬讓也故有關辨之獄則飾鄉飲酒
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所以別男女明夫婦
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其說與經解正合喪祭朝聘鄉
飲昏禮亦不出十七篇外觀此諸篇乃知古禮所存大有關係較
之各經尤爲切要若必蕩棄禮法潰決隄防正所謂壞國喪家亡
人必先去其禮與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可
不做懼乎

論大戴禮記

鄭君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鄭注小戴不
注大戴故小戴禮合周禮儀禮至今稱爲三禮而大戴禮漸至亡
佚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辨注亦僅存八卷

四庫提要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
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
司馬貞云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
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
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
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
圓篇題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擘經室集王實齋大戴禮記
解詁序曰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
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后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
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
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
九流非大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

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搢紳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又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曰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變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龔軒乃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經傳復明

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錫瑞案大戴禮記合十三經爲十四經見於史繩祖學齋佔畢是宋時常立學以注者爲北周盧辨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近人注此書者乃有孔廣森王聘珍二家阮文達皆以用力勤爲功鉅許之序王聘珍書以爲孔搆約所未及其稱許又在孔書之上而 皇清經解有孔書而無王書或王書之出差後續經解亦未收或王書之傳未廣歟凡考據之書後出者勝王書之勝孔書宜也大戴書與三禮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義故畧言之

論經學糾纏不明由專據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駁

經學之糾纏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則古之事實不明左氏一書所載事實與公羊穀梁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多不合公羊穀梁今文說與左氏古文不同國語與左氏皆古文而不盡同史記

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從今文故亦不同後人謂左氏親見國史於其不同者以爲諸家事實皆誤惟左氏不誤案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暨齊平衛宣烝夷姜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其餘劉敞春秋權衡辨之尤詳太史公劉子政博極羣書未必不見左傳而其書多與左傳不合史記又多前後不符非故爲是參差也古人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初古書尙多傳聞不同各據所聞記之意以扶微廣異後人不明此義又不曉今古文之別專據左氏以駁羣書於是事實不備且多淆亂此事實不明者一也二則古之典禮不明周官一書與孟子王制全異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說禮亦多不合後人謂周官爲周公手定於其不合者以爲諸家典禮皆誤惟周官不誤鄭君注三禮於禮與周官有異者或以爲夏殷禮或以爲晉文襄之制似惟周官爲周制可信矣而

鄭注職方其浸波滢其浸盧維亦駁其誤豈有周公作書而有誤者是鄭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漢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謂文王治岐之政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鄭樵爲之解曰周禮一書有關文軍司馬與有省文遂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有常制夏采方相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高下而同治此事司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有不常馬上下爵祿事食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事皆豫爲之而未經行也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鄭氏所說前數條猶可通惟以盟詛讎伐爲待衰世則其說殊謬孔子作春秋欲由撥亂升平馴致太平周公作書曰子孫永保曰萬邦咸

休惟欲至千萬年爲長治久安之計豈有聖人作書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詛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諸侯之文故漢人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又以爲戰國人作正指此類而言鄭氏強爲之辭猶杜預以春秋凡例爲出周公而有滅入圍取之例爲柳宗元陸淳所駁此皆傳會無理必不可通者也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說雖有小異無害大同其時經義分明無所用其彌縫牽合及古文說出漸至淆雜後人又偏執其說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李斯所用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爲親見國史周官爲眞出周公舉一廢百輕疑妄駁以致春秋事實周時典禮皆不分明學者遂以治經爲極難之事竊謂春秋事實當兼采三傳及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不必專據左氏周時典禮當兼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遺說

不必專據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爲說
斯可以省枝節而去葛藤矣

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羣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於其氣質約而易操則立心
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餘言書二萬五千餘言詩
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六萬餘言勢
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尙不相
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爲冠昏喪
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尙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
七篇爲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
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
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

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尙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識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於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爲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餘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錫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禮專據十七篇爲孔子手定故謂繁多不如簡要此禮經之定論實亦諸經之通論也孔子定六經以教萬世必使萬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書過於繁多則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無紙墨槧印漆書竹簡尤不能繁卽如邵氏所推合六經十六萬餘言傳誦已苦不易凡學務精不務博務實不務名務簡明有用不務繁雜無用孔子

定六經之旨曰刪正曰筆削皆變繁雜爲簡明之意也漢人治經能得此旨其後乃漸失之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漢一代經學之盛衰而爲萬世治經之龜鑑經學莫盛於西漢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春秋決獄詩當諫書皆簡明而有用至西漢末此風遂變乃有若秦恭之三萬言說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雜無用於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師說太多莫知所從於是鄭君出而集其成及漢亡而經學遂衰皆由貪多務博者貽之咎也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卽上

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羣經之旨冀存一綫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學或有裨益若瞻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